



食事

单位不远处悄然立着一片小吃店,说来也是缘分,店主是位本地大姐,她的孩子恰巧就读我任教的班级,是我的学生家长。踏入小店,便被空气中弥漫的浓郁香气所包裹。这里主打的是闽南地瓜粉团,在大姐的巧手中,寻常食材幻化出无尽滋味。她先取来锅盆,放入花菜、花生米、猪肉,添上撕成细丝的巴浪鱼干;接着加入本地自晒的地瓜粉,用酱油、鸡精、盐适量调味;再徐徐注入滚烫的开水,筷子恰到好处地搅拌,力道与温度在这里奇妙地交融,直至粉团成型不散。她动作麻利,一套流程下来,简直真是真功夫。

望乡

□陈思明

海浪拍打着泉州湾北岸的礁石,阳光下,房子的花岗岩倔强地闪着晶光,风从街头吹到街尾。我们村子就是一条街,有“八间头”“七间仔”、街头、顶街、中街、下街、街尾……从北至南无处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她伸出双臂,张开温暖的怀抱,拥抱着八方来宾。你会被这里好客的主人请到家中呷一杯茶,尝一把咸干花生,你会就此爱上这个地方。

一条街,街面由鹅卵石铺就,七十二间骑楼铺铺,有你家的,有我家的……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我流连于温情脉脉的街道、鱼巷,在风雨骑楼里信步穿行。你看,老酒馆,那扶着墙的老阿伯伶着半瓶番薯酒喃喃自语,他倚坐在店堂的长椅上。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有副对联,“天天饮酒天天醉,醉醉登楼醉醉天”。一阵淡淡

主料地瓜粉质地细腻透亮,赋予了粉团天然的Q弹筋骨。配料则尽显渔家风情,巴浪鱼干的咸香是闽南特有的“鲜味密码”,瘦肉丝与三层肉的腊香互为浸润。待锅中水沸,她信手舀入颗颗饱满的粉团。粉团在沸水中浮沉,渐渐晶莹剔透如琥珀包裹山海精华。出锅前淋上灵魂葱头油,翠嫩青菜点其间,一碗美味便递送到我的眼前。

舀起一团粉团,外层滑嫩如凝脂,咬破瞬间,咸香醇厚的滋味如花蕊在口中绽放,力道与温度在这里奇妙地交融,直至粉团成型不散。她动作麻利,一套流程下来,简直真是真功夫。

粉团

□王诗炳

咸咸的海风拂过,酒香飘向街道,随着过往贩夫的货担和他们的叫卖声远去。一条街,就像一座艺术品,古老、优雅,还有几分温馨的烟火气。她顺着你的印象清晰时,怎不让人凝眸?她隐在记忆长河中模糊时,又怎让人忘却!

太阳爬上了龟山,卷走了山间的雾霭。街里一缕缕炊烟袅袅飘散,像薄雾浓云忽远忽近。想起年少时一个人爬上后山,坐在石墩上等着打石头归来的阿爸,露出的纯真微笑……

童年时光里,一群孩子从街头玩到街尾,再从山后尾玩到海后尾,再到鱼巷沟。清澈见底的港沟,波光

花菜的清甜萦绕舌尖,地瓜粉的软糯温柔托起了层层回味。这滋味唤醒了我的味蕾,故乡的母亲也常做这样的粉团,只是家乡地处山间,馅料里便少了海味的咸鲜,多了山野的清芬。母亲揉捏粉团时粗糙而温暖的手,锅碗瓢盆交响的旋律,是心中最清晰的风景。此刻这碗海味粉团虽材料稍异,竟与记忆中的山乡滋味有着奇妙的交叠。究其原因,大姐用料实在,每一勺搅动都倾注了心力,如同母亲的巧手,凝结的皆是生活的本色真味。

大姐不仅手艺好,还善聊。当谈到粉团时双眸生辉:“粉团嘛,各家都有自己的做

法,但秘诀在真心实意。”言语间毫无夸饰,只有如数家珍的真诚。她在狭窄店面里从容往来,一边手上不停,一边与熟客交谈几句家常,爽朗笑声令小店气氛格外融洽。日复一日的辛劳,化为她脸上朴实的笑意,那正是闽南大地赋予这片土地上女性最厚重的底色——真诚、勤劳、乐观。食客们在此咀嚼的岂止是粉团?他们围坐于这方寸之间,彼此问候,碗筷交错间皆是温热人情。食客踏进门来,或为那一口弹滑的地瓜粉团,或为这烟火味中片刻的安心与归宿。

步出小店,回味着家乡味道,那朴素食物深处,藏匿着人们拥抱平凡生活的全部热忱与智慧。

粼粼,如一条飘动的绸带,阳光下我们欢快地浮游着,追逐着,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。绿意填满后山时,枝头挂满一颗颗沉重的番石榴,在艳阳的浸润下,越发饱满盈实,于微醉的风中,让人心生欢喜,忍不住爬上树去。

当日影西斜,我们在楼顶嬉戏,从这一家的楼顶跑到那一家的楼顶。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,索性就地躺下,数着点点星光。我们的童年,我们的街。

皓月清辉洒在鹅卵石的街道上。三五弦友一聚,你弹琵琶,他拉二弦,我吹洞箫,有种“千家罗绮管弦鸣”的景象。阿公双手执节开腔唱曲,带着亲切乡音的南曲飘荡在夜空中。一条街,拨动了谁的心弦?

叩问“第一山”

□唐荣河

一人幽梦山林,满心似闲云野鹤。读罢《徐霞客游记》“人意山光,俱有喜态”,仿若清泉漱石般映入心间。

这些年,我探寻过诸多山岳秘境,亦攀登过生活中的大小峰峦。有时不禁思索,当我在赏玩自然之美时,何尝不是跋涉人生?但不管是为陶冶情操,还是为追寻生活中某种隐喻,心中的那座“第一山”,却不知隐匿于何处。

然则当身处于山中,又是否应有叩问?

若论心中的“第一”,米芾的“第一山”自是神来之笔。正如在泰山岱庙,秦汉唐碑如群星璀璨,而护墙下来米“第一山”的拓印石碑,其笔画蕴含的古意,恰如游龙破云,彷彿能够穿透岁月尘埃,直抵心间。但放眼全国,现今留有米芾“第一山”的碑刻或摩崖石刻,多达二十余处。想必米芾也未曾料到,他那漫溢的北宋松烟香墨,竟会成为

然绽放的墨色梅花,以笔墨为舟楫,在南宋刺桐港的潮声与烟雨中应和。

这种奇妙的呼应并非孤例。自米芾于江苏盱眙南山起笔,“第一山”如仙人弈局,星罗棋布于名岳,它们或藏于峨眉云海古刹,或悬于武当登顶途中,或隐于嵩山少林寺碑林,犹如文明的榫卯,用笔墨为楔,于山岳崩接成整块的文化基岩。这好比在泰山岱庙的石碑上,“第”字的挺拔笔法,立有华夏男儿的脊梁;武当山壁的“一”字藏锋起笔,恰似道生万物的隐喻;嵩山少林甬道“山”字的筋骨,分明就是文明亘古的基因。

然而,这些碑刻

究竟是米芾行遍九

我的奶奶是业余篾匠

□洪天平

我的奶奶生于20世纪初,是位缠足女

子,虽半生糠菜,一世坎坷,但她总是迈着碎步,一双有神的眼睛闪烁着从容与自信。

关于奶奶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,可以说,她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特别是奶奶的话,有些堪称“经典”,诸如“光光月不如小小火”“月儿再亮也晒不了谷子”“宁跟能者吵嘴,不与庸人说笑”“千元该花,一分得省”……你说,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奶奶说的话,像不像有学问的先生?

在记忆深处,奶奶的篾匠手艺最不

忘也忘不了,论技艺,她算得上业余中的专业。

奶奶身形匀称,清瘦如竹,虽有一双

“小脚”,却有一双有力大手。也许正是这双

生活练就的“糙掌”,使得她的生活技能几

乎没有女性的缘故。况且这之后一系列过程的

顶托拉拽,哪一项都少不了巧劲和韧劲。比

如破竹时,需从竹尾起刀,如此才不至于溜偏。如果是四分之一开,中间需夹个十字架,再拿刀背匀力敲打。

小时候我问奶奶这手艺是哪里学来的,她笑说:“逼出来的本事,家里这么多破筐烂箩,扔了可惜,补补能用。”就是这简单朴素的初心,道出了竹的虚怀,箭的坚韧,成就了一个家庭女性的竹篾工匠手艺。

一件竹器旧了坏了,不固定破损哪里,总得要修。筐壁、筐底、筐角、筐口,或镂或剪,或方或圆,奶奶总能根据旧物原样,既“修旧如旧”又重焕新颜。

听内行人说,竹制器皿,通常修旧不比新编容易,甚至更难。奶奶那双糙得开裂的大手,好似天生具有雕琢之功,经她修葺的旧品,纹理契合,松弛适当,质地美感跃然竹篾之间。

尤为可贵的是,因为“名声在外”,

州留下的印记,抑或是后人追慕其风骨而墨刻传世?历史的回应,只在山水间营造出遐想与追寻,这大概便是文明最好的渡船,也是山岳之间的一种同频共振,让华夏文明的地理图谱悄然复归一体。

可我们心中的“第一”又在何方?就在我立于庐山含鄱口的云雾时,方悟“第一山”只是历史长河的航标,并非特指某一座山峰。或许,每一座山岳都是文明的活字印刷,都承载着同等重要的文明密码,所谓的“第一”,并非排名先后,也不在于海拔高

低。恰如我轻抚过清源山的那方石碑,墨丝织如故梦,又忽如苏醒的春藤。那时,李邴的执念,米芾的癫狂,皆在此间激荡奔涌。

我始终只是一名过客,以悠然放牧云朵的心境,连接起心中的每座“第一山”。

常有左邻右舍请奶奶帮忙,奶奶自然“当仁不让”,所以人缘极佳。奶奶的性格既诚实又谦虚,她说自己的篾匠手艺不是祖传更非专业,连锯子、刨子、凿子、斧子都没有,只有家用的镰刀、菜刀和剪刀。她的意思是,只要别人不嫌弃,就凑合对付吧。

母亲常对我们说,别人夸我针线活好,其实你们奶奶的竹篾手艺才是左右难寻。还真是的,奶奶的篾匠工艺,既“补”了自家又“贴”了邻家,真叫有“用武之地”。

过去的日子已远去,只是记忆何曾褪色。一根扁担挑两个箩筐,一头孩子另一头生活琐碎。须知扁担和箩筐皆源于竹篾,是自然界的慷慨馈赠,承载着人们的托付和希望。

奶奶用一双灵巧的茧手,传承着俭朴家风,编织着光阴故事,也诠释着她的匠心美德。



要站在自己一边,打败问题,而不是站在问题一边,打败自己。



青枣坠枝李子红

□林俊蓉

外公家的老木屋前有一棵青枣树,并种植着一棵歪脖子李树,我手脚并用翻爬过与肚脐同高的门槛,站在门外一眼就能看到。青枣树和李子树周围堆着一圈大小各异的石头,外公说得压压根,以防枣子坠枝将整棵枣树连根拔起。

枣树边有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,下方是一亩亩水田,被秋色染黄。幽静画布上突然被透明水箭穿过,带起一丛窸窸窣窣的响动,想来是外公早些时候放进水田里的鲫鱼苗又在追逐嬉戏了。

春寒还在枝头打盹时,青枣树先苏醒了。它的生机是从老枝褶皱里钻出来的,起初像小拳头,裹着银色的绒毛,得到雨露的暗示和鼓舞后,绒毛软了,开始试探性抽出三两片翠嫩的圆叶,叶颤削出一丝不安分的尖。

入夏前,枝条先疯长起来。枣枝斜地往上蹿,像被拉长的翡翠藤蔓,节与节之间舒朗有致,间隙均匀,像是被人拿着尺子一截一截量出来。最妙的是开花,细碎的米白小花攒在叶腋间,只稍微悄悄吐出点甜香,就能引得蜜蜂舞蹈打圈。花谢时落一地碎雪,再看枝丫间,已缀上了米粒大的青果,绿豆似的,却偏生带着点被拉长的苗头,像被谁指尖捏着轻轻抻了一下。

夏日一天天烈起来,叶片被晒得发亮,青果也在这时候被远道而来的夏蝉吹了气一颗颗鼓胀起来。它们不是圆滚滚的憨态,是少女腰肢般的纤细,两头略尖,中间圆鼓鼓地收着。骤雨突来,枣子借着雨珠把自己洗得油亮,长度已超了拇指,圆弧更显。有一些等不及的,趁着这场雨早早从枝头跃下,有的落在泥土上,有的落入石缝中,还有一些“啪嗒”坠入小路下方的水田中。这下可开心坏了我们几个小孩子,早早清空了口袋,聚精会神蹲在树下翻石扒土寻枣。不多时便轻轻松松装了一口袋,颗粒饱满,像被打磨光过的青玉,咬一口,清脆干涩,却也透出几分可堪待的清甜来。

不知何时,枣树旁边的那棵李树也枝叶繁茂了起来,在粉白小花即将退场之时生出了青豆大小的硬疙瘩,偷偷尝一口,涩得能麻掉舌头。伏天的日头烤着,青豆疙瘩与日胀大,渐渐晒出浅黄,再染上点胭脂色的红,透出半透明的紫。像是约好了一般,青枣熟了,李子也赶上趟儿了。

满树青枣把枝丫压成浅弯,远远望去像是一把垂挂半开的大伞。风过处,大枣颗颗晃成垂露,坠得叶尖都低了头。青枣树根系不够粗壮,但禁不住它够努力上进,几乎每根枝条上都生长着数十颗饱满脆嫩的青枣,我这才明白了外公提前压石的高瞻远瞩。

我和表姐们高兴坏了,左手一颗紫皮李子,右手一颗青皮枣子。擦掉紫皮咬一口,薄皮脆裂,汁水先带着点清冽的酸冲上來,舌尖刚缩了缩,李子的甜味就漫了上来。再咬开一颗枣子,独特的香味幽幽在口里绕开,不是齁人的蜜甜,是掺着阳光暖香的清甜,混着果皮那点青涩,倒让人从炎热里感受到丝丝凉意。

再一次吃到这棵李子树上结的李子已经是十年后了,彼时外公已经去世多年,外婆缠绵病榻不能自理。青枣树早已不见踪影,李子树没有外公和外婆细心打理,早没了往日的模样。

再后来,外婆也去世了,我和妹妹就更多回老家了。又十年后,我才看到李子树留下的那截残根,像是一把倒扣的锄刀,锄开漫长岁月荒长的野草,让我再次确定,这里真的生长过一棵枣树,一棵李子树。



芭蕉夜雨

●隔窗知夜雨,芭蕉先有声。

——唐·白居易《夜雨》

●数点秋声侵短梦,檐下芭蕉雨。

——宋·毛滂《雨中花》

●阶前落叶无人扫,满院芭蕉听雨声。

——宋·李洪《偶书》

●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,渐零零细雨打芭蕉。

——元·关汉卿《双调·大德歌》